



上蔡縣志卷之十四

毘陵楊廷望纂修

藝文志中

詔勅

奏疏

表狀

議碑

見陸贊文集

唐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跋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叅制藩  
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  
里人靡寧息於茲有年朕其永懷惄若焚灼思得良  
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  
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

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  
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免憂慮以申光隨蔡等  
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元勅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制

見文廟舊碑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不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祚我皇元王者施行

劉子壯選舉天職之大日良多而奚異名言  
人皆曰宜其歸也以太守詔授文于之號任王  
水風雲自名易其國號之故也。唯漢大東方  
先生始有生而遇過諸侯也。鄉其本之  
殷裕君子。德豐君子。兼以好禮。故  
生天寶之年。選舉天職之大日良多而奚異名言

明太祖賑饑諭

河南諸府軍馬數多民間供給頻年不休地畝徵輸  
重於他處自今民戶止納原額稅糧荒田聽其開墾  
有司不得科擾違者罷職

柳石不捨株髮短草弱鄉

無依誰為口今是也山歸原

孤南歸執事與還矣望聞其聲

請決壞諸陂除東南水災疏

晉杜預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  
并損下田所在渟汙高地皆多墮墳百姓困窮方在  
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  
大制定其趨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  
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  
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  
爲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爲田當時魚菜螺蚌而洪陂  
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充及荆河州東

界兗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間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日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種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

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

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種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漢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通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陂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三千六

百口可謂至少而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異直以不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澇淹没大爲災害臣以爲宜發明詔勅刺史

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  
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  
在杜清南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  
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潤其所修功  
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堰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此  
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爲部分列上須冬間東  
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長流地形  
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言  
瀉之跡古事以明近夫理昭然可坐而論得臣不勝

愚意常切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進撰平蔡碑文表

唐韓愈

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已收復淮西群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旬涉月不敢持手竊惟自古聖神之君旣立殊功異德卓越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玉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

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  
并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宮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  
始至今莫敢指斥向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  
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  
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刻刮群  
姦灑掃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頤然而淮西之功尤  
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  
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  
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

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  
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  
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  
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隨表謹錄封  
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

增以

吉畢由其良善大公而忠信

在於其子也

食惡等貴其子也

其子也